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它山堰

(唐代)



鄞县鄞江镇人民政府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它 山 堰

审 稿 李华章 徐素芳

编 著 陈恩光

封面设计： 陈恩光

插 图

校 对： 陈存琳

鄞 江 镇 人 民 政 府

鄞县它山堰文物保护管理所

目 录

它山堰简解	(1)
它山堰传说	(4)
一、楔子	(4)
二、筑堰略传	(8)
三、十兄弟传	(17)
四、神童传	(24)
它山堰的配套工程	(28)
它山堰历代修理概况	(38)
它山堰考疑	缪复元(40)
它山堰整治保护工程设计的回顾	沈志良(55)
它山堰下游消能防冲护坦工程施工总结	(62)
它山堰堰体上游混凝土铺盖及帷幕灌浆施工实录 ...	(68)
它山堰诗咏选辑	(76)
它山遗德庙沿革	(84)
它山遗德庙格局	(87)
重修它山遗德庙楹联	(99)
它山堰解说	(102)

它山堰简解※^①

它山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建筑工程,始建于唐太和七年,即公元833年,与四川都江堰,山西郑国渠,广西灵渠齐名,并称为我国四大古水利工程。它作为鄞西地区的水利枢纽,历千余年而不衰,至今仍发挥着阻咸、蓄淡、排洪、引灌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鄞县人民政府考虑到为减少鄞西地区的洪涝压力,在鄞江上游建造了皎口水库,它山堰的水利枢纽作用有所减弱,但其四大功能仍然存在,特别是排洪、阻咸方面仍举足轻重。

鄞江镇素称“四明首镇”,亦称“四明锁钥”。其西部为四明山区,丛山叠障,水量充沛。汇集四明山区354平方公里之来水,经大皎溪,小皎溪,樟溪,桓溪,中溪,龙王溪等,以下集光溪而注入鄞江,鄞江镇东首出凤凰山,即为广袤的鄞西平原,地势平坦,一望无垠。它山堰建筑在鄞江镇西隅,形如巨龙,将鄞江上游江河分截。

它山堰未建成之前,鄞江上游江河不分,诸溪源头来水汇集乌贼山脚※均注入于江,江潮上涨时,咸潮可上溯至平水潭※,即潮水涨平之所在,其名由此而来。“溪通大江,朝夕上下,清甘之流醴泄出海,泻卤之水冲接入溪,来则沟浍皆盈,去

① 凡有※符号的,均在《它山堰解说》栏目内注解。

则河港俱涸，田不可稼，人渴于饮”。

唐文宗太和七年，鄞县县令山东琅玕人王元玮，为减轻鄞江水系的旱涝灾害，相变地势，发现鄞江镇西隅有小山凸起，与对面诸山夹流，两山相距不过百余米，山脚岩石裸露，又有石趾可凭，天然门记；因此就地选址筑堰于此，古名它山石壩，今曰它山堰。

唐朝前期，鄞县县治和明州府治均设在鄞江光溪镇，鄞江咸潮上涨至平水潭，沿北边尚化山脚经北溪古港※注入小溪港，直接影响鄞西地区七乡 24 万亩良田及人民群众的生活用水。王元玮筑它山堰时，考虑到旱涝灾情的主要因果是阻咸和引流。首先发动民工疏浚北溪古港，导引溪流转入小溪港，后筑围堰，截断江河，阻隔江潮上涨；再叠石成堰。总计堰长 114 米，面宽 4.8 米，据传，左右上下各 36 级，其砌筑所用石条 3 至 5 米，阔 0.5 米至 1.4 米，厚 2.5 米至 3.5 米重量可达 3 吨左右，堰顶可以溢流。上游来水由它山堰阻拦转入光溪河，小溪港，沟通鄞西河网，输送灌溉用水。数百年后，它山堰上游河流改道，平水潭以下鄞溪，向北百余丈折向北溪港，东出光溪桥，注入南塘河。

它山堰的渠首工程是阻咸和引流。堰成后，江、河截然为二。堰上之水，平时七分入河，三分入江；涝时七分入江，三分入河，入内河之水，灌溉鄞西平原 24 万亩良田；并经南塘河入南门注入宁波的日湖和月湖，明州府治及鄞县县治也逐步迁移三江口，作为市区居民的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宁波城得益于它山堰水利枢纽工程的淡水供给，赖以生存和发展。所以，今日宁波城的繁荣与壮观，它山堰的水利功能是它的根本所在，整个它山堰工程规划周祥，规模宏大，在当时首屈一指。

它山堰建成以后,由于历史推移、自然因素,千余年来,其上游河道时有淤塞,下流泄洪时有阻拦,自唐伊始,宋,明,清各皇朝官员历经维修,整治和配套,中华民国元年至三年也对它山堰进行治理,使鄞西地区以它山堰为水利枢纽中心的一整套完善的水利网络。

1973年在西班牙国际水利大坝工程会议上,我国水利专家张光斗教授着重介绍它山堰的建筑规模,水利功能及其在水利史上的作用,得到各国水利专家的好评,并由此引起全世界对我国古水利工程的关注。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级人民政府报端重视对它山堰的保护、整治和开发;1988年2月被国务院批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加强对它山堰维修和整治的力度,并制订规划予以实施,于1992年至1995年完成第一期维修整治工程,其工程主要包括它山堰主体的“防冲消能,护坦整治,”“防渗制漏、帷幕灌浆,”及它山堰附属部份它山遗德庙的修复工作。

1996年筹建它山堰水利陈列馆,予以落成,并于同年8月召开“它山堰暨浙东水利史国际学习研讨会。”到会的国内外水利专家共50余人,进一步提高了它山堰的知名度。

整治后的它山堰及它山遗德庙其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更显得庄重古朴。

它山堰传说

楔 子

唐太和四年六月望日，时已过晌，骄阳如火，在金华府通往会稽府的官道上，有二骑马在急速地飞驰。

前面一人，一身官宦打扮，戴箭帽，着马靴，骑枣红马，青灰色箭衣已渗透汗渍，马已跑得飞快，但仍时不时用马鞭抽打马胯。

后面一人，浑然保镖装束，戴毡笠，悬腰刀，上身衣衫已裹缠腰间，浑身赤膊，背脊上淌下汗水，在太阳光下更闪亮色。

只见后面保镖，狠抽二下马胯，大叫：“大人慢行，前面有一松林，是否可到林中打尖稍息，待避过暑气，再行赶路不迟。

前面官家勒缰慢下马来，二人并辔走进林中。

诸位识士：前面官家乃是山东琅琊县人氏，两浙路新调任鄞县县令王元晔。后面保镖，是王公的贴身随从，山东兖州府人氏皇甫彦直。

松林尽头挑出酒帘，“杏花”酒家在目。皇甫彦直大叫“店家：速来二斛酒，二斤熟牛肉，一只熏鹅，二碟烤鲜花生下酒。”

王公道：“彦直，熏鹅不用了，另加薄荷香糯少许解饥可也。”

皇甫道：“店家，熏鹅换成薄荷香糯，另叫小二将二骑脚力

牵去后山涧饮水下料，银两一发算计于你。”

主仆二人拣副座头坐地；店家笑脸相迎，早命小二端上茶水洗脸。皇甫彦直已将衣衫脱下甩于小二：“去山涧小溪清洗一下，在林中晾晒即可。”王公也脱下汗渍箭衣，付于小二，换上白色书生衫。

皇甫道：“大人：今朝卯时赶路，现已过晌，暑气逼人，腹中已空，脚力也该上料，某已算计，此地离会稽府不过三五亭远近，依大人与吾胯下二骑脚力，不消一个时辰，就可抵达会稽，会稽道衙需在明朝点卯※行文，就是今日到达会稽，时已至酉，再到衙署，也是白搭，不如就此息力打尖；待酉时上，日暮西山，避过暑气，再行赶路不迟。更何况上峰有令于大人，限期半月，到达鄞城。”

王公道：“彦直有所不知，上峰调任於我，于本月底赶至鄞城就任，乃鄞城实有所难也！？”

皇甫道：“自昨日起程，明日即可到会稽道点卯，再行三日就可抵达鄞城，限期宽余，缓行可也！”

王公道：“下官食皇家禄，身不由己。自调令下来，已查阅鄞县史料，鄞县幅地广阔，纵横数百里；鄞城据四明山当冲东道之中，自东晋隆安四年，东晋大将刘裕，依凤山傍鄞江立县城于小溪，并借此以成大业，至今已有四百余年。有此风脉之所在，蓝天、白云、青山、碧水浑然一体。天宝物华，地灵人杰。正所谓：凤鸣鹤泪栖句章，龙蹯虎踞蛰鄞江。怎知近年来，鄞西连年洪荒，好端端的一个县城，处处残墙颓壁，满目荒芜，赤野千里，以致盗贼蜂起，民不聊生。自本朝长庆元年始，鄞县县治由三江口还治小溪，其意就是治洪荒、慑水魅，造福百姓。下官之所以心焦急赶，实是想为鄞城百姓解困耳？”

皇甫道：“鄮县前任官员因治水不力，业已调离，大人此去鄮城安知祸福，不如且到鄮城，从长计议。”

王公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应明天时识宇宙风云变幻包罗万象；察地理知乾坤山川河谷卧虎藏龙；查人和悉社稷百体民意风情习俗。方可胜券在握，岂可一味狐疑而上任，而落得功败垂成，千秋唾沫。”

皇甫道：“在下于山东至浙江，跟随大人多年，已知大人秉性，大人多务俭朴，刚正不阿；但大人不善奉迎，以致当今皇上轻听奸佞谗言，由朝议郎贬为在野散官；今虽实任鄮县县令，但大唐二百余年天下，有那代皇帝召贬官回京侍朝？大人应知当今世道，何必苦苦再为朝廷卖命？”

王公道：“天无私覆，地无私转，日月无私照，夫生于天地之间，区区七尺，何谓私有。下官自大唐长庆元年中科，已将身家性命付于皇家，但苦了年近花甲之高堂，吾今去鄮城，离家已有数千里之遥，不能日常侍孝于双亲，此乃人生一悲耳！”

皇甫道：“大人勿忧，自古道：忠孝不二全，大人到达鄮城之时，即可书家信问候高堂，并嘱托兄弟妯娌奉孝，心可安也！但愿大人鄮城上任，效禹治水，功德圆满，荣归故里，再行人生孝道不迟。”

王公道：“愿苍天佑吾，此行鄮城，否极泰来，民众安居乐业，再现太平景象。”

皇甫道：“大人尽忠于社稷，在下跟随大人转碾数千里，此行鄮城，在下执鞭随蹬，唯大人马首是瞻。”

主仆二人，倾付肺腑之言，看来日暮西山。

皇甫又道：“新近调任鄮县县丞童义童大人，与大人同年登科，大人知否？”

王公道：“然也，童大人齿长下官十余岁，长庆元年中科，举一百三十七名进士，位举下官之上，童大人满腹经论，其仕途止此，乃时运不济罢了！”

皇甫道：“童大人清正廉明，处事有方，除奉化县丞，造福桑梓；今又除鄮县丞，上任三月处事公廉；原鄮县令已卸任，童大人正等大人赴任，共济鄮城，如不是童大人年事已高，此任鄮县令非童大人莫属。”

王公道：“还有长庆四年中科的主簿尹大人，吾没有与其同事，但深得百姓赞誉，口碑极佳，想来定是正直之人；吾今往，但得此二公相助，不悉事业不成耳！”

西山渐现彩霞，看看时已至酉。

王公道：“彦直，时辰不早，不如就此动身赶路。”

皇甫道：“大人少息，时今还未至酉，再待少许辰光，只在酉未戌初赶至会稽，明朝点卯即可。”

王公道：“此去三里，有一黑松岗，路遥五里，时有强人出没，若有三长二短，如何对得起皇上恩典？不如就此上路，趁天色明亮翻过黑松岗，上得会稽驿道，一路太平。”

皇甫彦直点头允诺。叫道：“店家，结帐，所受酒菜及脚力口料一并算计。”道罢，摆出一锭小银：“余下付小二一些洗衣小钱，不用找兑。”

主仆二人整装急驰黑松岗，时值盛夏，虽时至傍晚，暑气未尽，未上一柱香功夫，已汗流脊背。

翻越黑松岗，上得会稽府驿道，主仆二人勒骥缓行。

转眼间金乌西堕，玉兔东上※。

皇甫彦直开言道：“金华府已着婺县都头雷彪，护送大人家眷于近日内动身，在下想同大人到达鄮城之后，就来迎接二

家家小。”

王公不答，此时王公心中如翻江倒海，此去鄮城，吉凶如何？不知所以。

筑堰略传

王元玮与皇甫彦直一到鄮县境界，鄮县主簿尹正升，县尉李均已率属下官员十数人在长亭外等候。县尉李均趋前抱拳相迎：“在下与尹大人奉童大人之命，在此等候王大人多时，谅大人一路风尘，鞍马劳累，下官已备小轿一乘，望大人座纳。”

王公翻身下马，连道多谢！

一行人旗锣开道，簇拥相加。

县丞童义已在衙门外恭候，一对老契友相携入衙。

王公开言道：“童老兄为社稷百姓而操心，日里万机，相别十余年，两鬓挂霜，鱼纹上额，苍老了不少。”

童义道：“老朽无能，谢大人抬爱。下官于上日接令，知大人就任本县县令，实为欣慰，恕下官年老体弱，腿脚有碍，不便远迎，故在此等候。想大人鞍马数日，路途艰辛，下官特备薄酒淡菜恭候大驾，恕为大人接风。”

王公道：“多谢老大人一片美意，下官恭敬不如从命。”

二位朝廷命官，忘年契友，相互寒暄，席间少不得有鄮城官员作陪。

翌日，王公集鄮城官员於衙署。

王公道：“下官初到鄮县，人生地不熟，诚望诸公为下官出谋划策，共济鄮城。”

童义道：“本官自奉化丞调至鄞县，只不过三月有余，对鄞地山川地貌，民俗风情，只不过是鸡毛蒜皮罢了。主簿尹大人任鄞县要职多年，深知鄞城士民风俗。今有幸得王大人任本县县令，定能济困于百姓，拯危于鄞城。”

王公道：“鄞县城有数百年立衙基础，所谓是根深蒂固，为何近十年之中竟有三次大灾？鄞县城遭此厄运，竟然支离破碎，祸延百姓。下官不解，如此繁华之地，难道乾坤逆转，江水倒流？”

县尉李均答道：“大人所言不差，本地确有江水倒灌景象；鄞城濒临鄞江，江水出没大海，昼夜潮汛二汐，可至鄞城西部平水潭，中秋前后大潮更为壮观。”

王公点头。

主簿尹正升道：“大人初到鄞地，有所不知；鄞县东临濒瀚大海，西接四明高山峻岭，鄞城地处四明当冲要道之中，东依狮凤二山为屏障，其形如盆；风脉极佳，非高明术士难择此地。集四明山山货竹木，汇三江口南北果品，山林茂盛，田地肥沃，雨水充沛，引水便利。官多清廉，民多俭朴。十年九丰，商贾辐奏，鱼盐贯集；时时鸡鸣犬吠相闻，处处桃红柳绿相映，一派繁荣景象，此乃鄞城之所长也！又因江水倒灌之果，遇大旱之年，咸潮上溯，侵蚀农田，危及桑禾，岁必大歉，黎民俭朴，尚能自携。如遇八月金秋时节，江河潮汛大发，上溯此地西去数里远近，若遇风潮疾至，狂风暴雨相夹，二蛟之水直泻鄞江，再加上清源之水也注入江，与江潮相涌，必成洪荒大灾，以乃鄞城之所短也？”

王公道：“尹大人之言，道出鄞城之短长，下官思忖：鲧治水，在于阻；禹治水，在于疏；两者必有其长。今是否可截江而

阻咸潮，疏通而浚小溪；如二者皆成，则鄞城可济耳！”

尹正升又道：“王大人所言直是，但鄞江上源集四明山百里山水，流长数百里之遥，东出大海，自平水潭以下，其江面均阔四五十丈，水流湍急，江潮汹涌；如要阻隔江河大潮，岂非鬼斧神功？”

稍等，尹正升又道：“自晋朝以来，鄞西依官池，小江湖，罍豆湖而蓄水，今二湖一池均有迂塞之状，故鄞西水系引洪不畅，而成洪荒；大人如要疏浚上河水道，确系良举，其一能泄洪排涝，其二能引流育桑，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乎！”

王公道：“某查阅鄞县史志，少知皮毛，鄞县地临滨海，应其流如泻；按诸公所言，每年多有风潮少灾。为何近十余年来，风潮大，洪兽更猛，十年之中，水灾有三，究其原因何也？”

李均道：“某有一言，是否情理之中。本朝元和十三年，明州府治择三港口为址，动民工兴土木，二年之中建成新州治，其意欲通四海商贾之举，造福于浙东桑梓百姓，但毁了本地山林，所用木料均取材于大小二韭山，官买官卖，山民甚喜，诺大一个府州，需要多少木材？以致大小二韭山上百里山林夷为荒山，如遇中秋风潮，狂风夹暴雨，山林蓄水不固，二蛟之水势如猛虎吞噬，肆虐於鄞西大地，岂不苦了黎民百姓？上任县令曾有此算计：植林茂山，固水蓄流。亦曾植苗木数百亩，只不过是数百里荒山之点滴，虽有数载，奈远水难解近渴，需得十年成林，方见功效。依在下之计：大人是否可大举山民植树造林，变荒山为绿州，固二蛟之水而文澜，虽非朝夕而举动，实为后世而造福，十年之期，即青山茂郁，蓄水如古，诸位大人以为如何？”

王公道：“李大人之言诚然，下官人地两生；请李大人拨健

卒十数名，向导官数名，下官将于即日起察访山形地貌，江河水系，民情风俗，月余内鄞城一应公务，诚请童大人主持，凡事均可商酌。”

王公上任不出数日，即与皇甫彦直率向导数人转辗于鄞西山川，田野，江河。度山川之险峻，小韭山荒，大韭林残，均入视野；日与民相融，餐于民宅；夜于民促膝，宿于樵房；山民樵夫安知布衣壮汉是朝廷命官？

察地理之咸宜，鄞西大地桑禾葱郁，稻粟沉甸；非访贫问疾苦，实悉情知民风；桑农蚕姬怎识衣楚书生是本县正堂？

涉江河之汹涌，鄞江上游蜜鲇浅底，鱼水和乐；非乘筏游江河，实察水熟潮汛；村姑渔郎岂知山东大汉是当坊父母？

月余之中，王公已将四明山水，鄞城地理，民情习俗，粗收囊中。

王公返驻县衙，即与县丞童义等鄞县官员及仕民乡绅商酌。

“下官便服，月余当返，今有治水引流之议，否及当坊以济困，尽付诸公以商酌：

四明山脉，计有二百八十峰，东出七十峰山峦叠障，雨水充沛，百溪竞流；出鄞城其为正，出慈地其为傍，出鄞地其为七，出慈地其为二。查其鄞江水源，起于上虞斤岭，至晓岭分脉为三：其北为上庄、龚村、小韭山；其中为分水岭、栖坑、鲸鱼山，龙舌；其南为杖锡山，杜岙，郑岩，大韭山，三脉夹两溪，即为小蛟溪与大蛟溪，至蜜岩汇合入大溪，入平水潭汇合龙王溪与桓溪入鄞江，至鄞城与清源溪相汇合，称大江滩，续下称蕙江与小溪江再与奉化江相接入东海；顾蕙江之名，乃水蕙也！蕙江之上多洪涝，蕙江之下少洪灾。吾观鄞西洪涝，出其二蛟

之水也！今小韭山林木已毁，其山下小蛟溪流长五里有余；大韭山尚存残林，其山下大蛟溪曲折迂迴，其长有二十五里有余，如遇暴雨骤至，山上吸水难固，势必为祸。吾思发乡民植树千亩，励山民樵夫培育成林，以固大小二韭山吸水如固，虽非朝夕之计，然则是一劳永逸。此乃付诸公之议一也！

纵观鄞西上游河道，由于山洪频发，溪流引水不畅，小江湖业已淤塞，难以蓄水；吾思自小溪港下段至仲夏港出惠明桥予以疏通，并开掘南塘五里入小江湖，与鄞北后港遥相呼应，尔后疏浚小江湖而媾奉江，如是然，鄞西上河水系，旱则可下闸蓄水灌溉桑禾，涝则可起闸而泄洪流而入奉江，惠泽鄞西数万生灵，此乃百利无一弊耳！此乃付诸公之议二也！

鄞江上游咸潮倒灌，虽奉大旱之年有之，然则是鄞西灾荒之隐患，余思在鄞江上游择址而筑大坝，旱则可阻江潮咸水倒灌，又能蓄淡水经光溪流入小溪港引灌农田，涝则可泄洪泻注入海；但此举工量甚大，耗资甚巨，故不能择其址而断然下注也！此乃付诸公之议三也！

以上三议，诚付于诸公商酌，望诸公及鄞县百姓相助，共济鄞城解困之忧耳！”

童义道：“大人之言诚然，以上三议业成，鄞城更显繁荣昌盛。想大小二韭山森林遭伐，已有十年，基本成形，只要激励山民加以培育，荒夷之处培植，恕不用再度规模种植，积以银两开掘南塘可也！”

户房贾宽道：“鄞县富甲浙东，库银甚厚；只因连年洪荒，库银锐减。按目下县衙之银两，要疏浚小江湖，开拙南塘河，尚思不足；若要筑大堰而拒江海，其耗资甚巨，万望三思”！

主簿尹正升道：“大人此举，虽有功于社稷，但倾鄞城之财

力，安能成此大功？依下官之计：大人是否可以申报会稽道衙与明州府治，陈说利弊，望上峰下拨银两，以资鄞城。若使民众务工助资，鄞城岂非十室九空，百姓岂能安居乐业哉？望大人三思而周详。”

王公道：“拨少数库银，激山民以造林；倾县衙库银疏浚小江湖，开掘南塘河；此二举务于今冬明春业成。事关筑大堰一议，诸公勿忧，下官自有周详。”

中秋将近，王公命工房石仲宝备苍糠数十袋，差皇甫彦直带领人夫驮至平水潭，半月之内，日分二潮，向潭内倾倒苍糠，随潮水浮游江面，浮糠必沿江而下，残粘于沿江两岸，从而观察潮汛之高低，并命书吏记载于史料，以备筑堰之用。

又命工房决议速即赶制木鹅，木鸭数只，分月半、廿三二次放入鄞江，视木鹅、木鸭旋转程度，即为筑堰斫截江河分洪泄流之所在。

唐太和四年秋末，王元玮已部署完“疏浚小江湖，开掘南塘河”计划，委童义、李均以重任，督率民夫予以动工。自则日日沿江观察地形，择址筑堰以拒江潮。

唐太和五年初夏，王元玮、童义等鄞城官员，已完成疏小溪港，浚小江湖，掘南塘河的引水导流工程，完善了鄞西平原的水利系统，四时咸宜，旱涝均丰。

王元玮集鄞城官员及仕臣乡绅予以庆功。

王公道：“仰诸公之导，仗民众之力，业已完成疏浚鄞西河道大业，造福于后世，展望于未来，百姓感恩于朝廷，诸公留绩于青史；日照紫气于东瀛，皇恩沐浴于鄞城，城望诸公守职于清廉，导百姓于勤俭，诚如是，鄞城指日可待也！”

稍等，王公又道：“某已察得本城西南隅有一纱帽山[※]，隔

江与对面小峰相峙，水流湍急，江面四十余丈，若于其地筑石堰，其一可锁双蛟蓄淡水注入小溪港，灌禾育桑；其二可拒江潮阻咸水侵蚀农田。旱涝两便，咸淡均宜。只因耗资甚巨，今付于诸公相商耳！”

户房贾宽道：“在下幸蒙县令大人不弃，掌管鄮城钱粮数载，鄮地富庶，地沃民殷，库银日进；今因洪荒，库银锐减；去岁大人举乡民疏浚上河水系，县衙库银徒壁；若要筑大堰而拒江潮，就此一项尚需纹银逾万两，更何况还有其它乎！”

王公道：“事关筹资，吾已将此举函文呈送于明州府衙，明州府尹已将公文批复，一并下拨银数千两；两浙路衙署批文也即将至衙，如再得两浙路衙署皇银数千两，何愁筑堰不成？”

贾宽又道：“如此算来，尚缺纹银数千两，鄮县户籍二万，民众六万有余，难道再增赋役于乡民，以充不足；百姓囊橐皆空，岂不怨声载道耳！”

王公道：“余思兴公益而泽万民，岂可添课赋而累百姓，大唐二百余年基业，民殷国富；余王元玮食皇禄十余载，少有私蓄，今倾囊以资公益，诸公可量力而为之；藉以激励商贾乡绅捐资公益；民众若有助资者，毋分多寡，均以礼而迎之；百姓若有务工者，即依官价以资银两，因其家中清贫耳！绝无务工均派之理。方示大唐皇朝爱民之风范，切记切记！”

童义道：“大人之言，气豪语更壮；老朽无能，更无德无才；所倚尔皇恩沐浴，子女成人，今愿捐一年俸禄以资公益。”

县令，县丞相继伸头捐资，群情激昂，各官宦，乡绅纷纷解囊资助公益。席间，竟得助银五千余两，王公大喜：鄮城民风可嘉，百业指日可待也！

时年十月初十日，王公三十三岁寿诞，各地方官员，乡绅